

杨家界杯 壮丽70年 我和我的祖国
有奖征文活动专栏

藤藤花

战斗刚打响不久，就有伤员从前线抬下来了，医护所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秀芝是红军医护所的一名护士。这里离前阵地只有三四里路，医护所设在一所废弃的小学里，大小四间房一字排开，房屋前面是一个小小的操场。

秀芝在给一个伤员清理伤口。这个伤员好年轻，顶多十七八岁。他断了一只胳膊，腹部也中了弹。秀芝的手很轻，生怕弄疼了这个小战士。不过小战士很坚强，他对秀芝笑了一下说：姐，你只管弄，我不疼的。秀芝强忍着泪，轻手轻脚地，总算帮他清理完了。

医护所附近有一条小溪，护士们都在小溪边洗绷带。只有在洗绷带时，秀芝才能安静地想会儿心思。秀芝想到了刚才受伤的小战士，眼泪就流了下来，因为从小战士身上，她想到了心上人喜子。想到喜子，秀芝就在心里哼起那支自编的情歌：

桂树开花香喷喷，
香过满院香过村。
千香万香我不爱，
单爱哥哥当红军

秀芝和喜子都是土家儿女。喜子长得一表人才，秀芝喜欢喜子。秀芝生得秀气水灵，喜子也喜欢秀芝。秀芝曾经送给喜子一块手帕。那是一块土家挑花手帕。在村里，谁家女子巧不巧，要看针线好不好。秀芝不到十岁就挑花绣朵，是闻名乡里的 巧手 。

秀芝送给喜子的手帕是白底配红色纹样，手帕上，挑着一串串灿若云霞的藤藤花。

喜子晓得，土家姑娘送男子手帕，就是把心交给他了。这手帕，是秀芝送给自己的定情物哩。那天，喜子接过手帕，欣喜地看着，摸着。那天，喜子指着手帕上的藤藤花，问秀芝：世上那么多好看的花花，你干嘛单挑藤藤花？

傻子，藤藤花的意思是想念一个人嘛！

喜子听了，心里就像吃了蜜似的，甜滋滋的。喜子又问秀芝：秀芝，这一世，你只许想念我一个人。

秀芝含情脉脉地望着喜子，点着头说：嗯，这一世，我只想念喜子一个人

喜子就一把抱住了秀芝。秀芝由他抱着，细声说道：喜子，我给你的手帕可要保管好，莫弄丢了。

我就是丢了性命，也不会丢了你给的手帕！

秀芝一把捂住喜子的嘴：呸呸呸，你胡说什么呢？

喜子就憨憨地笑了

不久，一支红军队伍打村边经过，喜子早听说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于是喊上村里几个小伙子，追上队伍当了红军。半年后，喜子给家里写来一封信，告诉爹娘他在部队什么都好，还当了班长。喜子还给秀芝捎了话，叫她等着他，等革命成功了一定回来娶她。

谁晓得，喜子当红军没一年，某天夜里，反动派摸到喜子家，说喜子是共匪，残忍地杀害了喜子爹娘。他们还说秀芝是喜子未过门的媳妇，也是该杀的。秀芝听到消息，来不及收拾，趁着夜色逃了出去。秀芝靠乞讨为生，并悄悄打听红军的消息，她觉得只要找到红军，就能找到喜子。后来，在一个树林里，秀芝饿晕了，等她醒来，周围全是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红星八角军帽的的男人女人。秀芝很快晓得，她是被医护所的红军给救了。再后来，秀芝就留在了医护所，当了一名护士。

前面的枪炮声更密集了，可以想象战斗的惨烈。

秀芝只晓得喜子当了红军，却不晓得他在哪支队伍里，更不晓得此时此刻他在干嘛，是不是也在打仗？秀芝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喜子，又害怕在这里见到喜子，因为来医护所的，可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伤病员啊！

秀芝洗完绷带，匆匆赶回医护所，将绷带晾在操场边的绳子上，然后进屋给新来的伤员打针上药，能吃的就喂他们吃一点。

这时，前面又下来一个伤员。屋里的铺位早就满了，抬担架的便将他放在走廊上的一块门板上。已经有人去喊医生了。

秀芝出去拿绷带，一眼就看到了这个伤员。这个伤员的伤真是太重了：他的右腿断了，裤管湿漉漉的，全是血水。左手肘关节以下也没了。一张脸被弹片割得血肉模糊，之前长什么模样，已完全认不出来。两只眼睛也炸瞎了

医生赶了过来，拿听诊器听了听伤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他已经牺牲了

秀芝心头沉甸甸的，她从没像现在这样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但从这些伤员和牺牲的战友身上，她又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无穷的，坚定的，是不可阻挡的

秀芝呆呆站了半天，才想起应该帮他清洗一下。秀芝拭去脸上的泪水，打来一盆温水，用湿布轻轻擦去英雄身上的血迹污泥。在整理他的衣裳时，秀芝觉察到他贴身的衬衣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说不定是给家里人写的信哩。秀芝轻轻地将他口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

东西徐徐展开，那是一块手帕，一块被鲜血染红的土家挑花手帕。手帕上，依稀可见的，是一串串灿若云霞的藤藤花

多情的金鞭溪

张念升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你是一位被唐诗遗忘的深闺佳人，然而你本身就是深藏平平仄仄的韵律美。你打开了心灵多情的窗户，把你的诗思吐露，把你的情感寄予。大自然啊，你就是风采浪漫的诗人；金鞭溪啊，你就是热情洋溢的吟者！

那是千年蕴藏的佳酿，一曲曲陶醉在你的心湾，一川川流淌在你的梦乡。放怀了理想的翅膀，揽怀了世界的行藏。一团团云朵一片片绿叶一颗颗明珠一朵朵浪花被你深情撷取，珍藏在你的闺中秀阁，汇成了一卷卷幽雅的诗集。我想读懂你的诗语，怯怯地闯进了你的梦中视线，悄然地踏醉了你的心路历程。

我羡慕地翻开你的神奇扉页，把那一行行天书用我的悟性来诠释。

你是一位多情的深闺才女，美丽的金鞭溪。万古沧桑孕育了多情的艺术细胞，滋生多彩的浪漫情愫，圆润了靓丽的青春曲线，满载了古老的动人传说，融进了唐诗的韵律，注入了春天的音符。你，畅醉鸟语花香，千姿百态伴着群峰列壁。

路遍一道道的坎坷搜寻一篇篇的诗句，阅读一篇篇的诗句洒落一番番的风雨，经历一番番的风雨谱写一曲曲的旋律。

高耸入云的金鞭岩大写在你的诗情笔下。赶山填海途经此地的秦始皇，扰了你美丽的故乡。被人偷换的金鞭倒插在你的土地上；赶不动的山岳就永远停留在这里变成远古蛮荒。年年月月的演绎，给世人留下笑柄；化作奇峰的金鞭，被世人称为金鞭岩；神鹰飞来呵护一方圣洁，从而也就把你誉为金鞭溪了。这就是你的自传，你的苍生罗曼史。

随着时光的逐流，你搜集了西天取经的神话，壮写了劈山救母的传说，凝聚了秀才藏书

的经典，感化了双龟探溪的灵性，盟立了千里相会的誓言。你的每一首诗，都是靓丽的风景铺开的画卷。

你用你多情的韵味引诱了美丽龙虾为你织成了花袋，用你你靓丽的身姿征服了大山男儿的憨厚豪爽。

穿越远古时空，千峰为你顶礼膜拜；流连蛮烟荒野，百曲为你演唱风采。

你伫立在白云中，用你狡黠的目光窥视，用温存的蜜语挑逗，我心慌意乱；你沐浴在阳光下，用美丽的笑容面对，用妩媚的恋情依偎，我心花怒放。

我恋上了你的诗句，大自然的风采在你诗中洋溢。富有平平仄仄的节律，象高高低低的群峰在漫步豪咏，象弯弯曲曲的水流萦绕长吟。我踏着你的春韵，欲罢不能地前行，几度山穷水尽，几度柳暗花明。

诗人的路啊漫长漫长，洒满阳光的路径心心相连，神游在你的相思梦里。佳人的情啊好深好深，布满音韵的情丝缕缕魂牵，缠绵在你的相思心头。

啊，你是一位多才而又多情的深闺佳人，韵味流连的金鞭溪！

我欣然用我的诗兴唱和了你的平平仄仄，填补唐诗在你身边历史的空白：

百曲婀娜绕岫长，千年神韵拂蛮荒。
春华载满苍苔路，秋水流连彩画廊。
留得云峰传说古，任凭风月梦魂香。
新诗应补唐人缺，吟醉溪山万物祥。

你听得笑逐颜开 ,笑得灿烂如花。你遇到了千年的知音 ,含羞地扭过头去。从此以后 ,你深情地与我携手 ,和我永醉诗情的国度。

啊，多情的金鞭溪！



荷 汤青摄

种一片蛙声

秦延安

一场雷雨如闪电般划过村庄，来的生猛，去得也匆忙。随着雨声的渐稀，那些沉溺许久的蛙声如同弹珠似地从积蓄雨水的田野中蹦出，让村庄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听，这是什么声音？ 已经十三岁的女儿惊喜地说道， 好像鸟鸣般悦耳。

是蛙声。 妻子说。 多少年都没有听到蛙声了！ 我在一旁附和着。那一种久违的感觉，犹如遇见故人般亲切，让人心中有些小窃喜。

淅淅沥沥的雨声，掩盖不住兴奋的蛙声。那一声声呱呱鸣叫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似地，打破了雨天的静谧，又如水面泛起的层层涟漪，让每一个听闻者都有所惊喜。它清脆悦耳，嘹亮，犹如一个歌唱家，让人丝毫没有内心的繁杂，听得满心欢喜。这一种美好的感觉似乎从来没有过。

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儿好奇地拉着妻子，去寻找这些田园歌唱家的身影。看着她们母女二人撑着伞在路边向田地里东张西望的样儿，路过的村人好奇，以为寻找什么宝物，当得知是寻找青蛙时，哑然失笑，原来见多识广的城里娃没有见过青蛙。不怪村人误解，就连听着蛙声长大的我，在城市生活的近二十多年时间，也未曾听过一次蛙鸣。这种一种来自大自然的天籁噪音，不会与嘈杂的机械为伍，也不会和轰鸣的车流争宠，它只会像谦谦君子般，淡泊名利地隐在乡村的田野里。

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来说，蛙声可以说是童年记忆中最原始最深切的歌谣。记得每当夏雨骤歇乡村见晚时，青蛙便如放出笼的鸽子呱呱而语。那不急不慢的节奏，舒缓悠扬，让人丝毫没有烦躁的感觉。被雨关在屋子憋了半天的村人，纷纷走出屋子，打着招呼，谈论着刚走的风雨。腿脚麻利的人已经捡回了被大风刮下的树枝，有胳膊粗，可以当柴火烧，兴奋得如捡了个大元宝似的。路边地势低洼的玉米田里，水汪汪一片。不仅田里有积水，就连村子里也平添了许多小水坑。 小沟一夜深三尺，便有蛙声动四邻。 闻水而动的青蛙，就像平日里隐匿在家的村妇，坐在自家门前拉家常般自如。那些清澈透亮的歌

声，呱呱呱 咯咯咯 哇哇哇，此起彼伏，如一曲激昂的交响乐，极富韵律美和穿透力。晚风从高低错落的村庄吹过，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蛙声，如十面埋伏般壮观，亦或阳关三叠似一唱一和，别有韵味。

很久以前，少不更事的我，听到蛙鸣总会和小伙伴们去戏弄它们。还未走近，那歌声便嘎然而止，待走远，又再次弹奏。犹如乡间的隐士，只会把最美的一面呈给世人。为了搜寻到它们的身影，我曾反复折腾，只是它们还未疲倦，而我已经累得够呛。偶尔寻到一只青蛙，用碎石扔去，它们便跳进水里，但歌声并不停止。一次被老师撞见。他说，你们忘了《小蝌蚪找妈妈》那篇课文吗？小蝌蚪就是青蛙，它们是庄稼卫士，要吃好多害虫。老师的教诲让我对青蛙有了更深层次认识。

就在这蛙声相伴的流年里，我经常幕天席地，听奶奶讲嫦娥刚的故事，陪着母亲顶着月色去稻田看水，跟着父亲收回一筐筐猪羊。在蛙声中我知晓了蒲公英的夏季，也如蒲公英般的长大。只可惜，曾经寻常的蛙声，在化肥农药齐上的农耕中，在水田蜕变旱地的气候异常中，逐渐销声匿迹。村人们抱怨，庄稼亏了人心，让人入不敷出，不为吃饭而愁的村人最后索性让田地赋闲起来。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是人们太过于精明，亏欠了土地。

没想到，赋闲的田地，在一片雨声的召唤中，却找回了青蛙，还有喜鹊、啄木鸟、布谷鸟，甚至还有山鸡、野兔。那一种大自然的和谐气息一旦在村庄蔓延开来，村庄就成了神仙居。不为温饱而愁的村人猛然发现，他们误打正撞地种出了一片蛙声，种出了另一种生活。原来他们的日子不仅要种庄稼，还要种蛙声、种鸟声、种生态环境。

妻子和女儿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去追蛙声。我发现，曾经的村庄已经不是曾经的村庄，曾经的乡村就是曾经的乡村。这种神仙居的环境，定居城市的我们朝思暮想。

爱在五溪（组诗）

胡家胜（土家族）

怀化	
昨晚，槐花开了 一夜之间 花满枝头 芬芳了我的梦	黔阳古城 走在古城黔阳的石板街上 我走不动 上面有字 不小心就会崴脚
洁白洁白的槐花 是我昔日的思念 曾经的故乡和乡愁 凝结成两个字：怀化	我坐在祥和春茶庄 长袍马褂 今天接客 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吴越女子
采摘一朵洁白的槐花 速递给远方 你坐火车来吧 抑或直接坐高铁到怀化	杨梅
澧水	来得不是时候 雪峰山的杨梅还没有红 记得前年 我在万寿宫喝酒 正值杨梅红了的时候
到了怀化 一定要看看澧水 它是一条飘动的彩绸 像侗家女儿的彩锦 飘在雪峰山中	那天 我没写诗 只做了一个梦 她站在杨梅树下 痴痴地望着远方
澧水左岸有芷 右岸有兰	这天 我写了六首诗 没有杨梅 只有前年的杨梅酒 哦，杨梅梦里红了
芙蓉楼	芷江
到黔阳城一定要登芙蓉楼 公园748年，竣工 水澄澈，碧空如洗 王昌龄的好友辛渐前来祝贺 没带银子只有诗 两人煮茶	一条流淌着香草的河流 曾经流淌着腥风血雨和愤怒 雪峰山的最后一缕硝烟 至今萦绕在我的心头
一千二百年后 2019年4月27日上午 古二月登上芙蓉楼 楼上还有一大群诗友 没有煮茶 只煮一句诗	历史已经记住 像遗传基因融进了每根骨头 荣誉和耻辱 刻进了一个血性的民族 用刺刀和鲜花
组诗	
江左融	
澧水古渡口	湖水漾漾可以沐我身
那些年代 古渡口悠悠 蓑衣堆里有渔翁 坐在船头打着盹儿 立在船弦边的鹭鸶 狠命盯着全然无辜的鱼们	含情对唱的阿哥阿妹 早把天籁之音 扔向绿水青山成低语
暮烟下 来来回回的轮渡 载着那些车辆行人 不辞劳苦 哥哥一个扎猛子潜进木排下 差一点点就成永垂不朽	金鞭溪 一路敲石问山 赶赴着每个季候的邀约 淙淙是我的脚步声
一年又一年 在发动机突突突咳嗽声中 老渡口愈发老去 日头一天天矮矮	洞水下娃娃鱼声声叫唤 让人心尖尖疼 鱼虾躲藏石下 大气不敢出
舀上一瓢古渡头的水 已照不见当年的自己	溪水之漏有龙虾花儿 日复一日在顾影自怜 郎啊郎 你我何时再相依
宝峰湖	劈山救母
我一直都知道 知道自己是您最爱的幺女 恩赐一汪翠碧 蓝天与白云齐齐伫立 一枚叶遮住鱼眼 担心最后一缕纱的褪尽 会让它的心跌宕	冒冒失失的 救母心切 提上一柄天斧 错把金鞭岩当华山 怒焰万丈力劈
湖水清清可以濯我足	从此后 许多人来这里拜 赏一山美景 让它在传说里沸沸扬扬 神奇成诗